社會科學論叢 2019 年 6 月
第十三卷第一期　1-42　頁
DOI:10.30401/RSS.201906_13(1).0001

青少年增強權能之探究：權能程度與相關因素

The Extent and Correlates of Empowerment among Adolescents

張哲誠[1]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Che-Cheng Chang
Mas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宋麗玉[2]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Li-Yu So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1　電子郵件信箱：veggerc@gmail.com
2　電子郵件信箱：liyusong@nccu.edu.tw

收件日期：2018 年 08 月 18 日
接受日期：2019 年 04 月 12 日

青少年增強權能之探究：權能程度與相關因素

張哲誠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宋麗玉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

青少年期是「進入生活」的重要階段，此時主體性的養成相當重要，但問題化看待青少年導致其主體性難以被看見，而影響權能的展現。本研究旨在瞭解青少年之增強權能意涵，並探討其權能程度與相關因素。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有效樣本共 1319 位就讀新北市之國中、高中職的青少年。研究結果：青少年權能程度爲尚可至中度，社會政治權能最高，外在掌控力則最低。根據雙變項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之結果，自我認同是解釋青少年權能最重要的相關因素，其次依序爲批判思考傾向、同儕支持與教師支持。另不同變項對於個人、人際與社會政治層面權能程度之解釋力有異。據此，本研究提出有關青少年增強權能之服務與處遇相關建議。

關鍵詞：青少年、增強權能、自我認同、批判思考態度

壹、前　言

據Erikson（1959）與Marcia（1966）對於青少年發展之理論，青少年期是建立自我概念的階段，必須從父母期待、自我能力與社會期待中尋找利基點（niche）（引自Chinman and Linney, 1998），這個階段青少年建立自我認同並完成與家庭分離之任務，逐漸獨立自主（Steinberg, L., 2005）。哲學家Rousseau 認爲人類的出生有兩次，第一次是誕生於世界上（into existence），第二次則是進入生活中（into life）。進入生活，意謂個體開始能獨立思考、對行爲負責、維持並拓展人際關係、參與及關心公共事務，而青少年正處於邁入「第二次出生」的過渡階段。對青少年而言，培養自主、獨立與負責的能力此階段的重要任務。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以下簡稱台少盟）曾舉辦的第一屆青少年轉大人高峰會，會議邀請許多青少年分享自己的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台少盟於議程中發表其針對青少年外在行爲、經濟能力、社會認定、心態轉變與情感關係五個指標之調查結果，認爲台灣青少年在轉大人過程需培養五大能力：一、可以在18歲投票；二、具備就業能力；三、具有社會參與能力；四、具備做決定的能力；五、具備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葉大華，2015）。這些能力顯示青少年在社會政治參與、人際關係建立、思考決策等面向發展的重要性。但我們的社會歡迎青少年認識自己、成爲自己，進而有自己的意見、興趣、人際與生活目標嗎？

在社會工作實務中，筆者曾聽到青少年闡述自己內在矛盾的心情：「我覺得自己有時可以做，有時又不能做」，反映出青少年在家庭、學校生活中經常處在尷尬的位置。當做點什麼時，會擔心自己是否已經被貼上「踰矩」、「風暴期」、「叛逆期」的標籤；但不做點什麼，又覺得自己被侷限於別人的決定中，缺乏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感與參與機會，反而又再次被貼上如沒主見等負面標籤。青少年感受到社會似乎「不歡迎」他們爲自己做太多決定，但又期待能對生活發揮影響力。

當今社會對於青少年的描繪，多傾向負面以及與「問題」連結，例如常與犯罪、飆車族、中輟、網路成癮等議題牽連在一起；被賦予「麻煩製造者」、

「不顧他人感受」、「自大」、「成群結黨」或「衝動易怒」或「草莓族」等負面標籤（戴鎮州，2003）。香港青少年的失業率爲所有年齡組之冠，卻往往被解釋爲青少年的貪玩與不定性，被冠以「寧願躲在家中也不願走出社區」、「年輕一代慣做隱蔽人」、「六千隱蔽青年自絕社會外」、「三低：低學歷低技術低動機」、「拖累社會」等看法或標語（陳康怡、盧鐵龍，2010）。當社會對於青少年事務的關注多從青少年的「問題」角度觀之，青少年想像自己的努力無助於改變未來，便可能導致無力感（powerlessness）產生（趙維生，2003）。

根據中研院社會所執行之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YP）於 2008 年之調查，約 1800 位的樣本中，有 94.3% 的青少年認爲「獨立自主」是重要的（伊慶春，2016）；而在 2009 年之調查，有關「能否掌控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卻有約半數（49.6%）的青少年表示同意，半數（50.4%）的青少年表示不同意（伊慶春，2017）。由此可見多數青少年肯定獨立自主的重要性，但在展現上，略超過半數的青少年對自身的掌控感抱持懷疑的態度。青少年是 into life 的階段，但在負向看待青少年的環境裡，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與影響力？此問題揭櫫探究青少年權能感受（empowerment）的重要性。

所謂青少年增強權能（Adolescent empowerment 或 youth empowerment），即將少年視爲具有主體性與自主性的個體，透過教育或集體行動激發其批判意識，目的在於創造平等友善看待青少年的機會與環境（白倩如，2012）。具有權能感的青少年擁有影響個人生活的能力，能展現個人的自我價值，並有能力與他人合作影響公共事務（Gutierrez et al., 1998）。

目前對於青少年增強權能的研究可分爲兩部分，一爲增強權能的概念向度和測量，二爲增強權能的相關因素。國外已有研究發展量表來衡量青少年權能感受，有研究關注於青少年之心理權能（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如自我效能、自尊、自我控制感、問題解決能力（Zimmerman, 2000）；也有部分學者重視社會政治控制（social political control）面向的青少年權能感（Christens and Peterson, 2012）。至於增強權能的相關因素，相關研究以國外爲主（Ozer and Schotland, 2011；Christens and Peterson, 2012；Holden, 2004；Walker et al., 2010；Gutierrez et al., 2000），特別聚焦於青少年權能感相關因

素之研究並不多，因此筆者亦參考權能感之次概念之相關因素，如青少年自我決策、無力感、自我效能、公民與社區參與（Henn and Foard, 2014；Rosenthal et al., 1998；王牧恩，2007；Nota et al., 2011；Cramm et al., 2013；Crocetti et al., 2014；Pancer et al., 2007），這些研究因對於青少年權能感之內涵定義不同而有不同研究結果，然綜合相關研究，青少年權能感潛在相關因素包含：性別、年齡、社經條件、公共事務參與、社交技巧、控制感、風險行爲、社會支持等。

基於青少年權能議題之重要性，而國內目前尚未有針對青少年權能感相關因素之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即針對此議題進行調查，目的在於對台灣青少年之權能程度與相關因素加以探究。筆者期盼本研究之結果，能夠增進社會工作與相關人員了解青少年權能感的概念內涵、現況及可能激發青少年權能感的重要因素，並進而對青少年增強權能實務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增強權能的內涵

（一）增強權能之定義

「增強權能」源於教育學者 Freire 於 1970 年代初在開發中國家進行教育時所發展的教育理念。Freire 強調受壓迫者學習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之重要性，並提出基進教育（Radical Pedagogy），相信每個人都有能力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批判地看待外在環境（引自Lee, 2001）。在社會工作的範疇中，一般認爲是 Barbara Solomon 在 1976 年因關切黑人在美國受壓迫的處境，開始明確使用「增強權能」一詞，並提出相關處遇理念（鄭麗珍，2012）。

增強權能是由 em 與 power 組成之名詞，一般譯作增強權能、培力、充權或賦權等。社會工作辭典（Social Work Dictionary）定義增強權能是「幫助個人、家庭與社區增加其個人、人際與社會經濟的優勢，提升其對環境影響力的過程」（Barker, 2003）。社區心理學領域對於增強權能的定義著墨最多，相關定義如「人們控制其生活的可能性」（Rappaport, 1981）與「人們能夠

控制生活與參與決策，並發展有關社會政治環境的批判意識」（Zimmerman, 2000）。Pinderhughes（1983）則認爲增強權能的意義是「取得權力」，即具備處理阻礙其權力展現的能力，並能夠有效地控制其部分命運。這些定義說明「能控制生活」與「共同參與」是增強權能重要的要素。Gutierrez（1998）定義增強權能爲「一種增加個人、人際與政治權力的歷程，以致個人、家庭與社區可以採取行動改善自己所處的情境」，此定義隱含增強權具有多元層次架構。

在國內，鄭麗珍（2012）綜合相關文獻，認爲增強權能是一種反壓迫與反歧視的觀點，強調案主因社會中高權勢團體的疏離與壓迫，在心理上經歷無力、無助、疏離與失控感，在政治經濟行動上缺乏行動參與的機會；另指出增強權能包含微視與鉅視雙重焦點，直接目的即在協助缺權的案主恢復或取得權能，間接目的在透過行動實踐增進意識覺醒，進而促成社會政治層次的變遷與發展。宋麗玉（2006）整合各家定義，定義增強權能爲「個人對自己的能力抱持肯定的態度，自覺能夠控制自己的生活，並且在需要的時候影響周遭環境。依據生態觀點，又可自三個層次呈現權能感，在個人層面，個人擁有自尊、自我效能、和掌控感，能夠訂定目標，肯定自己的能力並採取具體行動，達成目標；再者，覺得與所處的環境有良好的適配度（Goodness-of-Fit）。在人際層面，個人具備與人溝通的知識/技巧，與他人互動時能夠自我肯定，能夠與他人形成夥伴關係，自覺對他人有影響力，或是得到他人的尊重，但同時也能考慮別人的需求或自己的責任。在社會政治層面，認識自己應有的權利，肯定團結的重要性與集體行動可以改變週遭的環境，也願意爲維持公義採取行動」（p.55）。基於其完整性，本研究採取宋麗玉（2006）對增強權能之定義。

（二）Power 的意涵

瞭解增強權能的展現，必須進一步探究「權力」之意涵。權力在政治學與社會學領域的討論已有長久的歷史，但對於其定義卻尚無定論。一般來說，權力有「行使」與「能力」兩種面向的意涵，德文中的 Macht 與 Herrschaft、法文中的 puissance 與 pouvoir，都能呈現這兩個意義上的區別（Lukes, 2006），但在英文中僅以 power 一字概括，中文亦未區辨兩種面向。Lukes 曾將權力

分爲 power over 與 power to，前者是「施諸……的權力」，意旨使他人處於我之下的權力，包含支配、從屬、征服、控制、遵循、默許、順從等概念；後者則是「從事……的權力」，將權力視爲一種才能、能力、技能。Morriss（2006）認爲權力包含「不受他人影響的自由」與「使其基本需求獲得滿足的程度」，前者是支配或受制於他人的權力，後者則接近能力的面向，兩者是不同的內涵，也不一定同時存在。

Mack（1994）則將權力分爲初級權力（primary power）與次級權力（secondary power）。初級權力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是深層而無意識的，經驗這種能量能讓個人感到超越自己，Freud 所提到的 libido 與 Jung 對於心理能量的觀點較接近初級權力的概念；次級權力是爲了特定目的，使用力量來控制自然或掌握其他人，政治中亦經常涉及次級權能。初級權力能提升自信心，類似 power to 的概念；次級權力使我們展現掌控、敵意與控制，促使個人目標的達成，類似於 power over。比較兩者，Mack認爲初級權力才是眞權力（true power），展現權力並非是以大欺小，權力是對與己身相關的事物有影響力，並有能力去支持自己的立場。

傳統將權力視作一場零和遊戲，不能藉由他人創造，然如今權力已經被理解成一種可以透過分享時強化他人的概念，這種共享的權力（Shared Power）是一種發生在人際互動中，可以給予權能增強並幫助人們獲得生命的控制權（Hur, 2006）。前述有關權力的不同意涵並非互斥，而是反映出權力多元的面向。

二、青少年增強權能

（一）青少年增強權能的展現

增強權能是一種過程，亦爲某種結果狀態，並包含多元層次（Gutierrez, 1998; Zimmerman, 2000）。若視作一種過程，因其發生與他人互動有關，通常具有不可預測性，是一種流動的（fluid）概念；若視爲一種結果或狀態，則權能應能被強化與衡量，作爲結果較爲特定與固定（Hur, 2006）。整合過去相關文獻，青少年之權能展現包含個人、人際與社會政治三個層次。

1. 個人層次

具有權能感的青少年能夠發展個人問題解決的認知、抉擇、參與、獲取資源等能力，並認識自己的特質、形成自我認同與價值感，展現其個人主體性（白倩如，2012）。Boehm and Staples（2004）認爲個人層次增強權能之要素包含「掌控感」與「自我決策」。掌控感指青少年能夠擁有行動的自由，並獨力實踐任務或責任，對週遭事物有掌控與主導能力；自我決策則是增強權能的核心，包括對自己的決策承擔風險、不會順應趨勢，或即使立場與他人不同，亦願意表示意見。Russell et al.（2009）亦指出青少年的控制感與自我效能是個人層面增強權能的核心要素，包括對自我的正向感受、做自己、成爲個人改變者（personal agency）的感受，以及對他人同理的展現。

2. 人際層次

增強權能於人際層次的展現指青少年有能力與他人合作促成問題解決的經驗（Gutierrez et al., 1998），包括「成爲團體成員」、「傳遞成就」與「增強權能他人的權能」（Russell et al., 2009）。成爲團體成員意味青少年重視團體的團結一致，在群體互動中避免孤獨感，如同 Boehm and Staples（2004）的看法，青少年較傾向於同儕團體中的人際互動，並更留意團體應避免壓迫感、規範與規制，青少年尤其強調群體中個人的獨特性。其二，傳遞成就指的是青少年在團體中將創造的成就與知識傳遞下去，嘉惠未來的成員。最後，增強權能他人是人際權能中最重要的特色，同儕之間（peer to peer）的增強權能對青少年格外重要，具備權能意味能與他人共處（bring others along with you）（Russell et al., 2009）。

3. 社會政治層次

Jennings et al.（2006）認爲「青少年若缺乏處理社會議題中結構性、歷程、社會價值或實際操作的能力，就不算眞正的增強權能（p.48）」，社會政治層次的權能展現重視青少年能夠發展社會意識與技巧，並願意去思考其社會角色或透過行動改善社會情境（Gutierrez, 1995; Wagaman, 2011）。Russell 等人也特別獨立出策略性增強權能（strategic empowerment），認爲青少年具備與運用知識是增強權能的重要基礎，青少年若能熟知並運用這些社會政治相關知識，如法規、政策，便能夠具備橋接權力不平等的工具（Russell et al.,

2009）。值得注意的是，Holden（2004）認為青少年增強權能與青少年參與是不同概念，青少年參與是增強權能的行為面向，透過青少年參與能促使個人、人際與社會政治的權能感展現出來，在探究青少年心理權能感時應將青少年參與行為區辨開來。

（二）青少年增強權能理論

國外已發展數種青少年增強權能理論模型，如「青少年增強權能循環」、「交互合作模型」、「增強權能教育模式」、「批判性青少年增強權能模式」與「社會同理理論」，以下摘要各模型之重點加以說明。

青少年增強權能循環（Adolescent Empowerment Cycle）以三種理論為基礎發展而來。首先，根據認同發展理論，認為青少年的權能感發展與青少年的認同發展有重要的關係，需有機會嘗試不同的角色；而根據角色匱乏與社會鍵理論，有意義的參與和具備批判意識對於青少年增強權能是重要的（Chinman and Linney, 1998）。另外，Chinman 與 Linney 特別強調青少年在參與中獲得的正向的認可與增強，隱含成人在青少年增強權能中的重要影響力。

而在交互合作模型（The Transactional Partnering Model）中，青少年增強權能指的是成人與青少年間夥伴交流的互助過程，過程中成人與青少年應有共享權力。此模型特別強調成人在青少年增強權能中的角色，成人須營造出使能青少年與友善的環境以促進與引導青少年（Cargo et al., 2003）。Cargo 等人也特別強調批判反思與技巧學習在增強權能起伏過程的重要性。如同增強權能循環與交互合作模型重視特定技巧的培養，增強權能教育模式（The Empowerment Educational Model）將焦點置於青少年應具備的批判反思的態度（Wallerstein et al., 1994）。

批判性青少年增強權能模式（Critical youth empowerment）綜合了青少年增強權能循環、交互合作模型與增強權能教育模式，雖然此模式是以社會批判理論出發而強調青少年集體力量對於社會政治變遷的影響，但內涵上亦認為友善與支持的環境之重要，尤其是成人與青少年之互動關係（Jennings et al., 2006）。最後，社會同理模式（Social Empathy）的焦點在於青少年個人上，認為要達到青少年增強權能，青少年應該具備展現同理的能力，更將同理層面擴及至更廣的社會政治脈絡，理解他人如何受到環境因素影響，並對這些覺察

有責任感而欲透過行動來達成改善目標（Wagaman, 2011）。

整體來看，各理論皆強調青少年技能發展、成人角色與參與的重要性。在技能發展上，批判思考能力是最重要的，而這樣的能力需要青少年對自我之覺察與他人之同理，同時討論議題的結構與脈絡性因素。友善與支持的環境對於增強少年權能有其重要性，當中「成人」角色對於青少年增強權能影響尤大，成人之支持、引導、鼓勵，能適性的增強青少年權能。雖然所有理論皆提到青少年參與的重要性，但在參與程度上則有不同的看法，如意識覺察、社區參與到社會政治行動，但基本上都強調青少年需具備「有意義」的參與經驗，亦即相對於成人，青少年參與的「品質」可能比參與的程度更爲重要，從參與中青少年有機會經驗不同角色以建立自我認同，促進青少年與社會連結，並對於參與具有效能感與責任感。

三、青少年權能之相關因素

（一）性別

目前有關性別對青少年權能感之相關尚無定論，有的研究發現女性之權能感高於男性（Christens and Peterson, 2012; Peterson et al., 2011; Walker et al., 2010），有的則爲男性高於女性（Gutierrez et al., 2000）。尚待本研究加以驗證之。

（二）年齡／年級

針對年齡與青少年權能感相關性的研究也有不一致的看法。大多數的研究都發現年齡與權能感有關，且年齡高者權能程度愈高（Holden, 2004; Peterson et al., 2011; Walker et al., 2010），但 Gutierrez et al.（2000）沒有發現年齡對於青少年權能感的相關。本研究將納入年齡爲人口背景變項加以檢驗。

（三）家庭經濟壓力

Solomon 認爲因環境存在直接與間接的權能障礙導致個體缺乏權能，顯示物質條件對於增強權能的重要性（鄭麗珍，2012），許多研究也發現收入與權能感之相關（Peterson et al., 2006; Rogers et al., 1997; 宋麗玉，2006）。對於青少年而言，因爲青少年階段尚未有經濟獨立的能力，過去研究所採用的教育程度、收入與職業地位等社經地位指標並不適用於青少年，故本研究以家庭經

濟條件作爲尚未經濟獨立之青少年社經條件的操作化變項，以了解青少年主觀物質條件與增強權能之關係。國外有研究發現社經地位對政治與志願服務參與沒有顯著相關（Rosenthal et al., 1998），國內亦有研究發現家庭經濟條件顯著影響青少年的無力感（王牧恩，2007）。質是，本研究將青少年家庭經濟壓力納入待檢驗之變項。

（四）生活滿意度

Song（2011, 2013）根據 Adams（2003）對增強權能的論述，強調社工員的自我增權對增權他人之重要性，當個體愈正向看待自己的生活，將愈有動機與能力去增權他人，Song（2011）之實證研究也發現社工員的生活滿意度是影響其運用增強權能策略的重要因素。Rogers et al.（1997）發展增強權能量表時透過迴歸分析檢驗權能之重要變項，其中生活品質與整體生活滿意度均爲重要自變項。莊登閩（2011）也發現生活滿意度與權能感有顯著正相關，迴歸分析顯示生活滿意度是影響權能重要的變項。

而在青少年的研究中，目前尚缺乏生活滿意度與青少年權能感的實證研究，但自青少年權能之相關概念的研究中發現與生活品質或生活滿意度具有正相關，如自我效能（Cramm et al., 2013）、自我決策（Nota et al., 2011）等，然前者迴歸分析顯示生活滿意度對於學校參與有高度解釋力，後者則發現自我決策是影響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

據此，有關生活滿意度與權能感的因果關係雖尚無定論，筆者認爲生活滿意度與權能增強應爲雙向互惠的循環（Song, 2011），當個體對生活愈能正面評價生活品質，將愈能增強自我與他人的權能，進而再提升自我的生活滿意度。本研究根據 Adams（2003）之論點，擬將生活滿意度納入影響青少年權能之自變項。

（五）社會支持

根據交互合作模型與批判青少年增強權能模式的內涵，成人扮演青少年增強權能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能有效增強少年權能的環境中，成人「營造友善的環境」尤爲重要，亦即提供不同程度與面向的支持、信任與鼓勵，透過成人激勵，建立青少年的自信與希望感，鼓勵青少年透過發聲、做決策或行動展現其積極性（Cargo et al., 2003）。Yip（2012）也認爲在華人文化中，重要

他人所提供的支持尤爲重要。除了來自成人的支持外，青少年更重視同儕之互動與正向支持（Russell et al., 2009）。因此，對於青少年而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包括父母、師長與同儕。

目前已有部分實證研究指出成人支持與同儕支持與青少年權能感之相關性。Ozer and Schotland（2011）在發展青少年權能感量表時，發現同儕支持與影響學校及社區的動機、參與行爲、社會政治技巧、個人控制感四個青少年權能感向度都達顯著正相關，而學校師長的照顧關係與四個青少年權能感向度亦有顯著正相關；Christens and Peterson（2012）將青少年生態支持分爲鄰里、家庭、同儕與學校支持，研究結果發現社會支持與社會政治控制有顯著正相關。但兩篇研究並未進一步檢驗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對於青少年權能感的影響力。

整體而言，從青少年增強權能的概念與理論，以及部分實證研究中，都支持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權能感有相關，且可能因支持來源與權能感面向不同而有異。本研究將社會支持分爲家庭、學校與同儕三個向度納入檢驗變項中。

（六）自我認同

根據 Erikson（1959）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自我認同是青少年階段重要的發展任務，自我認同關乎個人自我的統合、統整自我經驗，並不斷透過重新架構增進自我認識，形塑出「我是誰」的圖像，尋求內在一致、穩定與持續性的能力（引自劉玉玲，2005）。根據青少年增強權能循環理論，青少年期的認同狀態會影響青少年的權能感，青少年需建立一致與連續的自我概念，並在認同與混淆任務的過程中，選擇採取行動而非停滯不前，多元參與與正向角色獲得認同對權能感而言尤爲重要（Chinman and Linney, 1998），也正如 Boehm and Staples（2004）提到青少年看待增強權能時，亦重視青少年多元經驗嘗試的機會。因此，青少年認同發展所強調的角色參與機會與非自我中心的態度，對青少年權能感發展相當重要。

實證研究方面，目前尚無直接針對青少年自我認同與權能感關係的研究。相關研究中，青少年之自我認同狀態會與志願服務、青年組織參與（Crocetti et al., 2014）及社區與政治參與（Pancer et al., 2007）有關。根據青少年增強權能理論，自我認同應是青少年權能感重要的相關因子，但目前相關實證研究不

多，仍待本研究加以檢驗。

（七）批判性思考

批判思考包含「批判」與「思考」兩個要素，前者是個人根據其內在準則，進而透過思辯作出價值判斷的歷程；後者則是個人依據其知識與經驗，透過理解、推論、分析、綜合、評估而產生個人思想與處理議題的歷程（徐建國，2004）。批判性思考的意涵可分爲「批判思考能力（skills）」與「批判思考傾向（disposition）」，前者透過編制之性向測驗探究個體批判思考之知識與技巧程度，如辯證假設、演繹、推論與評估等能力；後者則關注個體對於批判思考能力使用之意願與動機（陳荻卿，2000）。

Friere（1970）提出增強權能概念時，就已提出批判思考能力與態度對於權能感的重要性（引自Lee, 2001）。在青少年增強權能中，Gutierrez（1995）曾強調社會批判意識的發展對於青少年權能感的必要性，尤其透過團體的形式增進個人議題與社會結構的連結。增強權能循環、增強權能教育模式、批判性青少年增強權能模式與社會同理理論等也相繼提到批判分析能力與技巧的具備是青少年權能增強的要件。在實證研究方面，目前尚無針對批判性思考與權能感的實證研究；王牧恩（2007）發現缺乏批判思考的訓 對無 感有顯著的解釋力。目前對於批判性思考與權能感關係的實證研究較缺乏，筆者欲進一步將批判性思考設爲自變項加以驗證。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相關文獻檢閱，本研究之依變項爲青少年權能感，而納入青少年權能感之相關變項包含批判性思考態度、自我認同、社會支持（家庭支持、同儕支持與師長支持）與生活滿意度，並將青少年之性別、年齡/年級、地區與家庭經濟壓力納入人口背景變項。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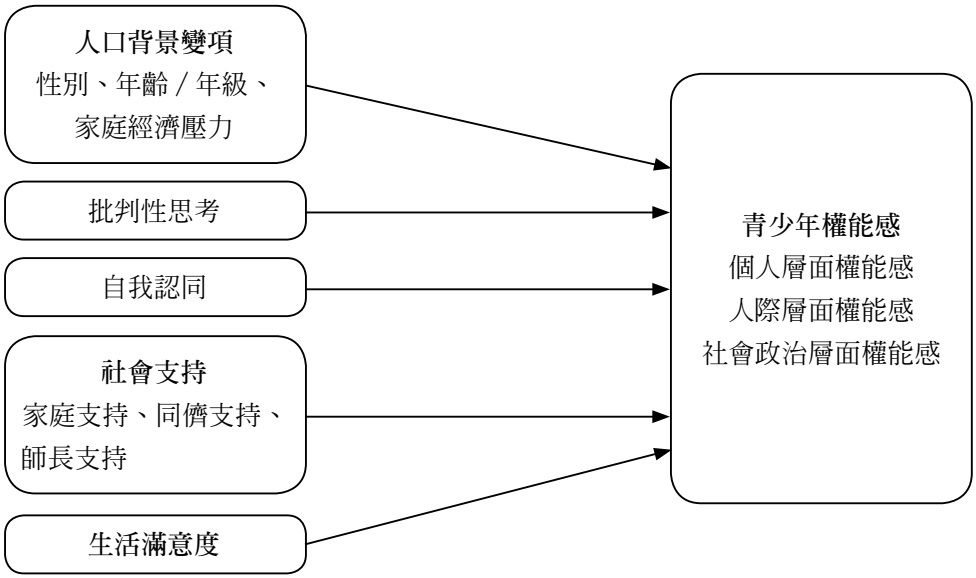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之樣本選取乃考量可近性、母體大小、和學校配合意願，以新北市 29 區之公立國中與公立高中職之青少年爲母體。根據新北市教育局 104 學年度統計資料，就讀新北市之公立國高中青少年共約 144,122 位學生。而爲避免其他因素干擾，私立學校、特殊技藝班（資優班、音樂班、美術班、體育班等）、夜間部、特殊學校因有其特殊性，而被排除於研究範圍之外。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爲新北市 29 區之公立國中與公立高中職之青少年，根據新北市教育局 104 學年度統計資料，以就讀新北市之公立國高中青少年共約 144,122 位爲研究母體。私立學校、特殊技藝班（資優班、音樂班、美術班、體育班等）、夜間部、特殊學校因有其特殊性，爲避免其他因素干擾將之排除於研究範圍外。

本研究之抽樣方法爲兩階段抽樣。第一階段抽樣原計畫參考新北市教育局將 29 個 政區域依區域地緣屬性、人口背景相似性劃分爲九大分區，以學校爲抽樣單位，採分層比例抽樣；抽出後，部分分區之隨機樣本學校無法配合

施測，故改以立意取樣選擇願意參與研究之學校進行施測。第二階段就每個學校以叢集抽樣之方式，以班級爲抽樣單位，隨機安排 2 個班級進行施測，施測方式爲受試者自行填答。研究正式施測時間爲 2017 年 3 月 14 日至 6 月 3 日。本研究之抽樣理論根據 Monette et al.（2013）的看法，95% 信賴水準下之異質性樣本，母體數爲十萬人保守估計樣本數之標準爲 1056 位，考慮無效問卷與回收率，故本研究預計抽取樣本爲 1300 位。抽樣架構與樣本數整理如表 1。最終有效問卷共 1319 份，包含 650位 高中（職）生與 669 位國中生。

表 1　抽樣架構與樣本數

		板橋	三鶯	雙和	七星	文山	瑞芳	淡水	三重	新莊
高中職樣本	樣本校數	2	2	1	1	1	1	1	1	1
	回收問卷	150	0	73	62	75	62	80	76	78
	有效問卷	150	0	73	62	75	61	79	76	75
										高中職有效樣本數：651
國中樣本	樣本校數	2	2	1	1	1	1	1	2	2
	回收問卷	111	114	50	60	42	46	54	104	109
	有效問卷	107	110	50	54	40	46	50	102	105
										國中有效樣本數：668
										有效樣本總數：1319

三、測量工具

（一）青少年權能感量表

目前國外已有測量青少年權能感之量表發展（Peterson et al., 2011；Holden et al., 2004；Ozer and Schotland, 2011；Gutierrez et al., 2000），但筆者在仔細了解這些量表內容後決定不加以採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青少年權能感應該包含多元層次的展現，而既有量表都以單一層面爲主（Peterson et al., 2011；Holden et al., 2004；Gutierrez et al., 2000），特別聚焦在青少年之社會政治控制，向度完整性尚有不足。第二爲量表的使用情境限制，國外青少年增

強權能量表之設計以學校爲主體，而非本研究欲探究之多元層面；且部分題項均假定國高中應設有學生參與管道或自治組織來促進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如「當學校出現影響學生的議題，我們會做些什麼來因應」、「在這間學校，學生對於學校發生的事情能夠表達意見」（Ozer and Schotland, 2011），上述題項在台灣教育環境之脈絡中並不適用，較難捕捉到本研究欲探究的青少年權能感內涵。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採用宋麗玉（2006）所發展之增強權能量表來測量青少年之權能感。該量表之向度內涵多元且完整，共 34 題，將權能感分爲八個因素，包括個人層面的自我效能與內控、外在掌控力；人際層面的人際溝通技巧、人際自我肯定、社會自我肯定；以及社會政治層面的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社會政治權能、社會政治行動。計分方式從 1 分到 4 分，分數愈高代表權能感愈強；其中「外在掌控力」所包含的五個題項採負向問法，需先反向計分在加總。

爲了解原量表於青少年樣本適用之情形，本研究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析法，假定各因素間獨立，使用最大變 法做直交轉軸，整體 KMO 值爲 .92，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p=.000）。在判斷各題項所屬之構面上，筆者以盡量維持原量表之構面爲目標，因此當題項同時在多個因素交叉負荷（cross loading）時，若原屬之構面的因素負荷量也達.30以上，或在不同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差異不大，仍將該題項保留於原構面中；另顧及保留原量表之完整性，亦不考慮刪除交叉負荷之題項。因素分析結果共萃取出八個因子，大致與原量表相符，然有六個題項與原量表所屬之構面不符（請見表 2），其中第 8、23 與 27 題因符合前述條件，故仍保留於原構面中；第 17 題在原量表屬於「人際自我肯定」構面，第 20 題與第 22 題則原屬「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在本研究中三題皆屬「人際溝通與技巧」，且與其他構面無交叉負荷之情形，故在本研究中將三個題項改於「人際溝通與技巧」構面中，完整量表之因素分析之結果請見附錄一。

表 2　交叉負荷之題項整理表

題項	本研究分析之構面（factor loading值）	宋麗玉（2006）之原構面（factor loading值）
8.我能樂觀地面對挫折。	人際自我肯定（.551）	**自我效能與內控**（.404）
17.當我需要別人幫助時，我會向別人提出來。	**人際溝通與技巧**（.523）	人際自我肯定（.173）
20.別人會重視我說的話。	**人際溝通與技巧**（.649）	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128）
22.我可以說服別人接受我的建議。	**人際溝通與技巧**（.594）	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077）
23.我覺得自己可以改變所處的環境。	自我效能與內控（.390）	**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292）
27.社會的現實狀況不是市井小民可以改變的。	社會政治權能（.493）	**外在掌控力**（.394）

調整題項所屬之構面後，整體量表之 α 值達 .92，顯示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相當不錯。各分量表之 α 值除「人際自我肯定」因調整題項所屬構面後僅剩兩題，故 α 值（.47）偏低外，其餘分量表介於 .68 至 .86 間，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二）家庭經濟壓力量表

研究以陳毓文（2004）翻譯自 Hilton and Devall 設計的 Family Economic Strain Scale（FESS）測量青少年之主觀經濟壓力，量表共有 13 題，1 至 12 題為青少年經驗到家庭壓力對其造成困擾的程度，計分為 0 至 4 分；第 13 題則詢問青少年與其他家庭經濟比較之主觀看法，計分為 1 至 5 分。總分愈高表示青少年主觀經濟壓力愈大。本研究正式施測 Cronbach’s α 值為 .89，內部一致性良好。

（三）生活滿意度量表

使用 Wu and Yao（2006）翻譯 Diener et al.（1985）發展的生活滿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量表共有五個題目，計分方式從 1 分至 7 分，分 越高表示個體對其總體生活狀態越滿意。本研究正式施測內

部一致性爲 .86，顯示量表信度符合標準。

（四）社會支持量表

本研究採用賴雅琦（2002）參考過去研究所編制之社會支持量表，根據文獻探討，青少年之重要支持來源包含家長、師長與同儕，故以本量表包含之家庭支持、同儕支持與師長支持三個分量表進行分析。三個分量表各爲 7 題，計分方式爲 1 至 4 分，總分愈高代表青少年所受的家庭、同儕或師長支持程度愈高。本研究施測後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介於爲 .93 至 .94 間，整體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亦相當不錯（α=.93）。

（五）自我認同確定性量表

研究採陳坤虎等人（2005）所編製之「青少年自我認同確定性量表」中「個人認同分量表」爲測量青少年自我認同之研究工具。個人認同分量表共 11 題，計分方式爲 1 至 5 分，分數愈高者表示個人認同確定性越佳。本量表正式施測之內部一致性相當良好（α=.91）。

（六）批判思考態度量表

本研究採陳荻卿（2000）編製之批判思考傾向量表作爲測量工具。量表共 28 題，包括「尋求眞相」、「開放心靈」、「分析性」、「系統性」與「追根究底」五個分量表，計分方式爲 1 至 5 分，總分愈高表示批判思考傾向程度愈高。本研究正式施測後，「尋求眞相」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偏低（*α*=.48），刪除量表第十題後該分量表內部一致性提升至 .72，故予以刪除。刪題後各分量表之 α 值介於 .64 至 .73，整體量表之 α 值爲 .89。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於正式施測結束後，將回收問卷進行篩選，剔除無效問卷（整份問卷超過 1/2 未答或整份問卷皆回答相同答案者）後，將問卷進行編碼、登錄與建檔，並使用 SPSS 22 中文版作爲統計分析軟體，主要分析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如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等；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檢視增強權能量表運用於青少年之因素結構；以T檢定、變異數與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進行組別比較與相關性；最後以多元迴歸分析檢驗不同變項對權能感之相關程度。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基本資料

（一）基本人口資料（見表 3）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共回收 1346 份問卷，扣除 27 份遺漏超過 1/2 之無效卷，得到 1319 份有效問卷。在性別方面，本研究之樣本包含 655 位（49.8%）生理男性與 659 位（50.2%）生理女性，性別接近各半。年齡方面，本研究樣本中年齡最小爲 12 歲，最年長爲 19 歲，樣本平均年齡爲 15.29 歲（SD=1.59）。年級方面，本研究共包含 668 位（50.6%）國中生與 651 位（49.4%）高中生，兩者比例相當接近。在樣本就讀之地區方面，新北市九大分區中，板橋分區的樣本最多，有 257 位（19.5%），其次爲三重分區與新莊分區，分別爲 178 位（13.5%）與 180 位（13.6%）；樣本數最少者爲瑞芳分區，有 107 位（8.1%），其次爲三鶯分區，有 110 位（8.3%）。

表 3　樣本之基本資料

變項	人數（比例）	變項	人數（比例）
性別（n=1314）		年級（n=1319）	
男	655（49.8）	國中	668
女	659（50.2）	高中（職）	651
年齡（n=1319） Mean=15.29 SD=1.59		地區（n=1319）	
12	39（3.0）	板橋分區	257（19.5%）
13	178（13.5）	三鶯分區	110（8.3%）
14	191（14.5）	雙和分區	123（9.3%）
15	311（23.6）	七星分區	116（8.8%）
16	282（21.4）	文山分區	119（9.0%）
17	197（14.9）	瑞芳分區	107（8.1%）
18	117（8.9）	淡水分區	129（9.8%）
19	4（.3）	三重分區	178（13.5%）
		新莊分區	180（13.6%）

（二）家庭經濟壓力

青少年家庭經濟壓力介於 1 至 52 分之間，平均家庭經濟壓力爲8分（SD=6.919），衆數則爲3分，分配呈正偏態（偏態係數=2.012）、高狹峰（峰度係數=5.469），顯示整體青少年集中於低度家庭經濟壓力。

超過八成的青少年未曾因爲感受到家庭經濟壓力而影響其社會生活的各面向，如人際關係（85.7%）、過節（85.1%）、教育訓練（83.4%）、生病就醫（94.5%）、看牙醫（94.4%）、穿著體面（87.5%）；但有 39.7% 的青少年表示偶爾或有時會擔憂家裡金錢方面的事情、13.2% 的青少年表示總是如此。顯示雖然大多數青少年較少因爲感受之經濟壓力而影響日常生活，但仍有約四成青少年有時因擔憂家庭經濟狀況而有壓力。

（三）權能感

整體青少年之權能程度最低爲 40 分，最高爲 136 分，平均權能程度爲 98.85 分（SD=13.404），換算題平均分數爲 2.91 分，回答偏向「同意」。而在權能感的分布上，偏態係數爲 -.067，峰度係數爲 .795，趨近於常態分配。

關於青少年權能感及個人、人際與社會政治等不同面向之現況程度（請見表 4）。最高的面向爲社會政治權能（M=3.26），即青少年具有社會政治改變之信念，相信透過集體力量或採取行動能改變社會環境或處理社會問題；其次爲人際自我肯定（M=3.00）、自我效能與內控（M=2.96）與人際溝通與技巧（M=2.93），即青少年具有人際方面的溝通與協調能力，表達不同看法時能維持心情平靜，對自己則具有自尊與效能感。較低的面向爲「外在掌控力」（M = 2.72）、「社會政治行動」（M=2.81）與「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M=2.82），顯示青少年較缺乏對生活之力量感，較不認爲自己能對外在事物產生影響，且較不傾向參與實際行動來改善鄰里或社會不公義之議題，在社會政治參與上則較缺乏獲取資源的能力。

表 4　青少年權能感各面向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Mean	SD	題平均
整體權能感（n=1309）			
總分（34題）	98.85	13.404	2.91
個人層面權能感（n=1316）			
自我效能與內控（8題）	23.73	4.007	2.96
外在掌控力（6題）	16.30	3.429	2.72
個人層面總分（14題）	40.03	6.153	2.86
人際層面權能感（n=1315）			
人際溝通技巧（6題）	17.58	3.051	2.93
人際自我肯定（2題）	6.00	1.063	3.00
社會自我肯定（3題）	8.54	1.787	2.85
人際層面總分（11題）	32.13	4.921	2.92
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感（n=1315）			
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3題）	8.45	1.718	2.82
社會政治權能（3題）	9.78	1.752	3.26
社會政治行動（3題）	8.44	2.000	2.81
社會政治層面總分（9題）	26.66	4.278	2.96

（四）生活滿意度

青少年平均生活滿意度分數爲 21.11（SD=6.729），題平均分數爲 4.22，回答偏向「無意見」。從各題項來看，有 66.1% 同意生活狀態良好，60.6% 生活各方面接近理想，64.2% 滿意生活；但有 60.8% 的青少年希望改變生活，有 51.5% 不同意目前生活已經得到最想要的事物。顯示雖然大部分青少年對目前生活狀態感到滿意，但大部分的青少年仍希望生活有改變的地方。

（五）社會支持

青少年整體社會支持之平均分數爲 63.09 分（SD=10.450），三個次量表中平均分數最高者爲同儕支持（n=1313），平均爲 22.15 分（SD=4.077）；其次爲家庭支持（n=1305），平均分數爲 20.80 分（SD=4.778）；最低者是教師支持（n=1312），平均分數爲 20.13 分（SD=4.503）。

（六）自我認同

青少年自我認同平均數爲 38.29 分（SD=8.525），題平均爲 3.48，介於「一半符合」至「大部分符合」間。在各題向的回答狀況上，大多數青少年對於當下狀態的自我認同程度偏高，如關於自己的想法及見解（59.0%）、能力（54.3%）、正向生活態度（57.5%）、自我穩定一致性（53%）、價值觀（62.8%）、情緒感受處理（61.7%）等，但對於未來狀態的掌握則有較多不確定，仍有不少青少年尚難以確認未來發展方向（24.9 %）與自我成就（37.7%）。

（七）批判思考態度

青少年批判思考傾向平均分數爲 98.64 分（SD=13.670），題平均爲 3.52 分，介於「無意見」至「有點同意」間。從各分量表來看，題平均分數最高者爲「分析性」與「開放心靈」，分別爲 3.98 與 3.77，多數青少年能夠分析原因、比較意見，並對意見表達之後果進行預想，並以尊重、理解與開放之態度看待與傾聽不同意見。最低者爲「系統性」與「追根究底」，題平均爲 3.49 與 3.56，表示青少年在系統性思考能力上較不足，面對困難或陌生的問題時，較無致力理解與處理的經驗，並較排斥接觸不熟悉的事物。

二、雙變項分析

在基本資料的部分，T檢定結果雖顯示男性與女性之整體權能感並無顯著差異（t=.897, p=.370）。年級方面，國中生（M=100.19）與高中生（M=97.49）之權能感有顯著的差異（t=3.658, p<.000），國中生之權能感高於高中生。

另根據 Pearson 相關分析（n=1209）之結果（請見表 5），家庭經濟壓力與整體權能感有顯著的負相關（γ=-.176, p<.01）；就權能感的次面向來看，青少年之家庭經濟壓力與社會政治權能（γ=-.045, p>.05）無顯著相關，而與其餘次面向皆有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介於 -.083 至 -.191 之間。

在其他自變項的部分，所有自變項皆與整體權能感皆有顯著的正相關，即生活滿意度愈高、家庭支持、同儕支持與師長支持程度愈高、自我認同程度愈高、批判思考態度程度愈高，權能程度也愈高。比較不同自變項與權能感之相

關強度，自我認同程度是所有自變項中相關性最高者（γ=.716, p<.01）；其次者爲批判思考態度（γ=.549, p<.01）。社會支持中，以同儕支持與權能感相關性最高（γ=.526, p<.01），進一步比較青少年三種支持程度在權能感不同次面向相關程度之差異，同儕支持與個人和人際層面權能感之關聯性較大，然師長支持與社會政治權能及社會政治行動之相關性則高於家庭或同儕支持。

另爲了解自變項間相關程度與共線性問題，表 5 也呈現各自變項間的相關性，家庭經濟壓力與其他自變項的相關係數介於 -.083- 至 .219 之間，其餘自變項間之相關係數則介於 .225 至 .481 間；進一步納入所有變項的迴歸分析中，模型整體容忍介於 .573 至 .927 間，VIF 介於 1.079 至 1.999 間，CI 值最大爲 34.297。表示自變項之間並無共線性的問題。

表 5　青少年權能感與自變項之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n=1209）

	依變項									自變項						
	整體權能感	自我效能與內控	外在掌控力	人際溝通與技巧	人際自我肯定	社會自我肯定	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	社會政治權能	社會政治行動	家庭經濟壓力	生活滿意度	家庭支持	同儕支持	師長支持	自我認同	批判思考態度
家庭經濟壓力	-.176**	-.114**	-.191**	-.179**	-.092**	-.094**	-.121**	-0.045	-.083**	1						
生活滿意度	.493**	.429**	.355**	.431**	.301**	.242**	.362**	.279**	.238**	-.219**	1					
家庭支持	.418**	.303**	.284**	.385**	241**	.201**	.310**	.294**	.272**	-.189**	.471**	1				
同儕支持	.526**	.398**	.307**	.549**	.310**	.299**	.379**	.338**	.309**	-.153**	.376**	.419**	1			
師長支持	.466**	.336**	.297**	.383**	.304**	.257**	.353**	.359**	.352**	-.083**	.364**	.373**	.464**	1		
自我認同	.716**	.698**	.436**	.569**	.506**	.475**	.502**	.356**	.330**	-.110**	.481**	.321**	.417**	.367**	1	
批判思考態度	.549**	.417**	.436**	.434**	.422**	.334**	.326**	.342**	.321**	-.092**	.225**	.283**	.360**	.364**	.463**	1

*p<.05，**p<.01

三、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透過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各自變項與權能感之整體相關程度，分爲二組模型進行分析。第一組將所有變項同時納入迴歸分析。根據描述性資料與雙變項分析之結果發現，自變項對於權能感不同次面向之影響可能有異，爲了探究自變項對不同層面權能感之影響，進一步將個人、人際與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感分別作爲依變項，納入所有自變項於第二組模型中進行迴歸分析。殘差分析結果顯示兩組迴歸模型並未違反基本假定，排除各變項之遺漏值後，將極端值刪除（標準化殘差值大於 3 或小於 -3），第一次納入迴歸分析之樣本共有 1220 位青少年，第二次迴歸模型中個人、人際與社會政治權能分別有 1230、1224 與 1216 位青少年納入分析。

第一次迴歸整體模型（見表 6）達統計上之顯著（F=251.163, p<.001），所有自變項可解釋 65% 的變異量。除年級外，其餘變項皆對於權能感皆有顯著解釋力，而重要性較大之變項爲自我認同（beta=.440, p<.001）、批判思考傾向（beta=.216, p<.001）、同儕支持（beta=.153, p<.001）、生活滿意度（beta=.108, p<.001）、教師支持（beta=.100, p<.001）。值得注意的是，年級在雙變項分析雖爲顯著變項，但迴歸分析對於權能感之解釋力未達顯著；性別與權能感在雙變項分析時未顯著，在迴歸分析時性別是解釋權能的顯著變項（beta=-0.054, p<.001），顯示在考量了其他自變項之後，性別對整體權能有微弱的影響，且男性高於女性。

另考量本研究樣本與實際母體在部分特徵上仍有落差，故參酌新北市教育局之資料對樣本再次進行配額取樣，以符合母體分布之樣本（n=601）另外進行迴歸分析，排除極端值後納入迴歸分析之樣本共有 596 位青少年。迴歸模型達顯著（F=126.227, p<.001），所有自變項可解釋 64% 的變異量。與第一次迴歸納入整體樣本的模型比較，兩個模型的解釋力都頗高，而模型中顯著變項皆相同，顯示整體樣本仍具有代表性。

第二次迴歸分別針所有變項對個人、人際與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感進行多元迴歸分析（見表 6）。在個人層面權能感的部分，整體模型達顯著（F=196.172, p<.001），所有變項可以解釋 59% 的變異量，根據 beta 值，顯

示自變項之間的相對重要性，由高到低爲：自我認同（beta=.473, p<.001）、批判思考傾向（beta=.211, p<.001）、生活滿意度（beta=.147, p<.001），同儕支持（beta=.078, p<.001）與家庭經濟壓力（beta=-.049, p<.001）教師支持（beta=.048, p<.001）都達統計顯著，但與個人權能相關性偏低。人際權能感的部分，迴歸模型達顯著（F=147.120, p<.001），所有變項可以解釋 51% 的變異量，依相關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爲自我認同（beta=.395, p<.001）、同儕支持（beta=.218, p<.001）、批判思考傾向（beta=.181, p<.001），教師支持（beta=.048, p<.001）與家庭經濟條件（beta=-.056, p<.001）雖達統計顯著，但與人際權能的相關較低。最後，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感的部分，模型達顯著（F=87.828, p<.001），所有變項能解釋 39% 的變異量，自我認同（beta=.235, p<.001）、教師支持（beta=.189, p<.001）、批判思考傾向（beta=.165, p<.001）、同儕支持（beta=.126, p<.001）與家庭支持（beta=.101, p<.001）是解釋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感較重要的因素。

統整上述迴歸分析結果，無論個人、人際或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感，自我認同與批判思考傾向皆爲重要性較大之變項。而細探三個層面權能，生活滿意度能顯著解釋青少年個人權能，同儕支持能顯著解釋人際層面權能，教師支持、同儕支持與家庭支持則能顯著解釋社會政治權能，顯示對於不同層面權能感，各自變項的重要性仍有些差異。

表 6　青少年權能感之多元迴歸分析

		第一次迴歸		第二次迴歸					
		整體權能感（n=1220）		個人層面權能感（n=1230）		人際層面權能感（n=1224）		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感（n=1216）	
		Beta	標準誤	Beta	標準誤	Beta	標準誤	Beta	標準誤
(1)年級	國中（參照）	--	--	--	--	--	--	--	--
	高中	-.003	.472	.023	.234	.014	.202	-.059	.198
(2)性別	男（參照）	--	--	--	--	--	--	--	--
	女	-.054**	.469	-.054*	.232	-.045	.201	-.043	.197
(4)家庭經濟壓力		-.053**	.034	-.049**	.017	-.056**	.015	-.008	.014
(5)生活滿意度		.108***	.043	.147***	.021	.049	.018	.032	.018

(6)家庭支持	.054**	.058	.024	.028	.028	.025	.101***	.024
(7)同儕支持	.153***	.070	.078**	.034	.218***	.030	.126***	.029
(8)教師支持	.100***	.061	.048**	.030	.048**	.026	.189***	.025
(9)自我認同	.440***	.035	.473***	.017	.395***	.015	.235***	.015
(10)批判思考傾向	.216***	.020	.211***	.010	.181***	.009	.165***	.008
常數	29.254***		10.945***		9.119***		9.212***	
F值	251.163***		196.172***		147.120***		87.828***	
R^2 / 調整後R^2	.649/.646		.590/.587		.519/.515		.391/.387	
df	9/1202		9/1212		9/1206		9/1198	

*p<.05，**p<.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重要發現與討論

（一）青少年之權能現況

根據研究結果，增強權能所有面向中，青少年之「社會政治權能」分數最高，但「社會政治行動」與「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之程度偏低。顯示大部份青少年相信集體力量能改善社會環境；然當需要發聲或爭取權益時，青少年可能無法找到合適管道，也較無動機採取實際行動改善社會問題。Russell et al.（2009）認爲具備與運用社會政治相關知能與資源是增強青少年之權能的基礎，而提出所謂的「策略性增強權能」，意指青少年能熟知與運用權利、組織與資源的相關知識，並利用這些知識作爲面對不平等之權力結構的工具。就本研究結果而言，青少年之社會政治參與之管道與資源仍有待提升。

另一方面，本研究於進行分析前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檢視青少年權能感的因素結構，其中他人對青少年表達的重視程度（第 20 題）與說服他人接受自己建議（第22 題）原屬於社會政治層面，但分析結果顯示應被歸類在人際溝通與技巧當中。這兩個題項乃關乎青少年在團體生活中，對其影響力的自覺程度。此結果也呼應 Boehm and Staples（2004）及 Gutierrez et al.（2000）的看法，青少年雖然重視在群體之互動，但同時也在意團體是否對青少年有壓迫或

過度規制。顯示對青少年而言，雖然在人際溝通技巧方面須具備與他人協調、溝通與合作之能力，但在群體中「展現自己」仍爲重要。

（二）自我認同、批判性思考與社會支持是增強青少年權能最重要的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之自我認同與其權能感之相關係數高達 .716，在迴歸分析中也發現自我認同對於權能感有良好的解釋力，尤其自我認同對於青少年個人層面的權能展現有高度解釋力。

然而，自我認同與權能感（尤其是自我效能與內控）之高相關可能令人懷疑二者概念的區辨性是否足夠，以下從概念內涵與量表操作性定義來區辨兩者。在概念內涵上，自我認同反映的是個人內在的心理傾向，爲青少年所建立之一致與連續的內在自我概念（Steinberg，2005）。「自我效能與內控」是個人層面增強權能展現的重要面向，指青少年具有自我掌控感，即能夠擁有行動的自由，並獨力實踐任務或責任，對週遭事物有掌控與主導能力（Boehm and Staples, 2004）。從概念內涵來看，雖然兩者都屬於青少年的內在能力，都涉及少年如何看待自己，但自我認同強調的是青少年對自我價值的看法，涉及的是內在自我的統整，自我效能與內控則關注對影響力與控制環境的感受，涉及青少年內在狀態與外在生活的互動。

而從量表題項來看，「自我認同」與「自我效能與內控」的部分題項皆有涉及皆探究青少年之自信與自我效能，如「我認爲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權能感量表題1）與「我對自己很有信心」（自我認同量題 8）、「當我做計畫時，我有把握事情可以成功」（權能感量表題 4）與「我確定我有能力把事情做好」（自我認同量表題 3）。然而，青少年之自我認同還包含其生涯目標「我可以確定以後我會有哪些成就」（自我認同量表題 11）、價值體系「我確定自己有哪些價值觀」（自我認同量表題 6）、內在一致性「我確定以後不管外在環境怎麼變，我還是同一個我」（自我認同量表題 5）；權能感量表則探究青少年之內在控制感「我能夠決定我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權能感量表題 6）。雖然兩個概念皆指涉青少年能夠具備自信與效能感，但自我認同尚著重具抽象意義的自我價值感與生涯思考，以及對自我概念的一致性；權能感則探究青少年之自信、自我能力與控制感，在概念內涵上仍有不同。再者，二個概念之間的相關性達 .716，雖然屬於高相關，就統計上的意義言，二者有重

疊，但仍有各自獨立的部分。

另可注意的是，自我認同在多變項分析中也爲整體權能與三個面向最重要的相關因素。此呼應了青少年增強權能循環理論，自我認同除了與個人層面權能感有重要相關外，青少年認同發展所強調的角色參與機會、價值知識體系整合與非自我中心的態度，對青少年人際與社會政治權能的發展亦爲重要。可見對青少年而言，自我認同是青少年身心快速變化過程中相對穩定的力量，有助於激發青少年之權能（Chinman and Linney, 1998）。

另外，批判思考態度對於整體權能感及三個次面向權能感也有不錯的解釋力，符合 Gutierrez（1995）、增強權能循環、增強權能教育模式、批判性青少年增強權能模式與社會同理理論之看法。

自我認同與批判性思考傾向皆屬於青少年個人內在之因素，相對於其他外在因素對於權能感有較高的解釋力，若視權力爲一種基本能力與內在力量，自我認同與批判思考傾向似乎是青少年展現 power to 的基礎，而兩者內在條件對權能感有相當重要影響，也無怪乎 Mack（1994）認爲此種初級權力才是眞權力（true power），更具有永久性。

本研究與國外實證研究皆發現社會支持爲影響青少年權能感之重要因素。其中同儕雖然是最重要的支持來源，但教師支持與社會政治權能及社會政治行動之相關性最高。這個結果呼應交互合作模型及批判青少年增強權能模式所提及成人扮演青少年增強權能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角色（Cargo et al., 2003; Jennings et al., 2006）。彰顯增強權能處遇仍應立基於生態觀點，家長與學校在增強青少年社會政治方面權能尤爲重要。

（三）家庭經濟壓力與權能感有負相關性，但無法顯著解釋社會政治權能。

本研究成果支持過去研究的看法，主觀經濟壓力愈高之青少年，其權能感也愈低，且經濟壓力能解釋整體權能感的變異。因此，物質資源匱乏可能形成 Solomon 所謂的權能障礙，而影響增強權能的展現（鄭麗珍，2012）。

但可注意的是，根據雙變項分析結果，發現家庭經濟壓力與「社會政治權能」無顯著相關，而從迴歸分析顯示家庭經濟壓力無法顯著解釋青少年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感的變異。顯示外在物質條件匱乏，雖然與青少年個人與人際層面之低權能感有關，但並不能解釋青少年在社會政治層面的權能感。

（四）對於不同性別之青少年，其解釋權能之變項不同。

研究結果顯示男性之整體權能感大於女性，與 Gutierrez et al.（2000）之結果相同，但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與整體權能感之雙變項關係未達顯著，卻在複迴歸分析中達到顯著，或許隱含對不同性別之青少年而言，能解釋權能程度的自變項可能不同。由於過去並無相關文獻探討此差異，筆者進一步針對青少年與青少女分別進行迴歸分析。

分析結果發現青少年樣本中，解釋整體權能感之自變項包含自我認同（beta=.320, p<.001）、同儕支持（beta=.245, p<.001）、批判思考傾向（beta=.209, p<.001）、和生活滿意度（beta=.202, p<.001）；解釋青少女權能之顯著自變項則爲自我認同（beta=.438, p<.001）、批判思考傾向（beta=.248, p<.001）、同儕支持（beta=.126, p<.001）、教師支持（beta=.117, p<.001）、生活滿意度（beta=.116, p<.001）。相較之下，教師支持能解釋女性的權能，另批判思考傾向與同儕支持對於性別之相對重要性不同，對男性而言，同儕支持重要性大於批判思考傾向，女性則相反。

（五）解釋青少年個人、人際與社會政治層面權能的因素不同。

在個人層面權能部分，生活滿意度對個人層面權能感有高度的解釋力。檢視相關文獻，Holden（2004）與增強權能循環理論皆提到在生活中累積青少年正向經驗的重要性。青少年受到角色匱乏（rolelessness）的影響，若青少年有機會從日常生活中創造正向經驗，能使青少年形塑自我，提升自信感、控制感、自尊與自我效能（Chinman and Linney, 1998），此即強調個人層面權能之增強。基於此，提升青少年之生活滿意度，或許與日常生活中累積正向經驗相關，而有助於青少年之個人層面權能策進。

另外，社會支持在人際層面權能與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扮演重要角色。同儕支持是人際層面權能重要的解釋因素，在社會政治層面則以教師支持有較高的解釋力。此結果顯示雖然同儕支持對於增強青少年之權能最爲重要，但父母與師長之支持仍不能忽略，呼應交互合作模型及批判青少年增強權能模式，兩個理論皆認爲成人扮演青少年增強權能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人促進與引導提供青少年相關知識與訊息、激發青少年批判思考並營造增強權能之情境（Cargo et al., 2003；Jennings et al., 2006）。因此，對於社會政治的相關知能

與理念，成人的引導與討論仍有其必要性。

二、提供社會工作者、學校與家長之相關建議

（一）任何增強權能之處遇仍不能忽略青少年之自我認同議題。

在青少年增強權能的基本價值或基本原則中，焦點多置於青少年之主導決策與參與，如莊敦傑（2012）探究北市少年服務中心提供之充權導向服務，內涵包含對少年採正向觀點、重視平權關係、創造對話與討論機會、強調青少年參與、開放接納意見、同儕催化與機構支持；石志偉（2006）探討增強權能觀點於青少年之實踐上，工作者個人之價值（重視平等、尊重、關注弱勢與青少年自主）與專業關係（平等與合作）是被強調的。可以發現，這些要素大多都強調「外在環境的條件」對青少年權能增強之重要性，筆者認爲環境與機會固然是青少年增強權能重要的條件，但青少年本身仍然是權能增強的重要基礎。本研究發現自我認同對於增強權能之重要性，任何增強權能爲導向的工作仍不能跳過青少年之自我認識與認同議題。筆者建議，增強權能之處遇仍應回到青少年身上，當青少年經過充分探索與自我認識，才能將 power 的效用發揮最大。因此，在青少年增強權能工作中，可透過更多青少年認識自己、自我探索的方案，讓青少年有機會思考自己在意什麼、關注什麼或想改變什麼；在培力方案後，也透過更多討論與對話的機會讓青少年在增強權能經驗中反思自己、整理自己。

（二）運用同儕支持作為增強青少年人際權能的資源，在同儕互動中仍應適時強調青少年之個人獨特性。

同儕支持對於青少年之重要性在許多理論與實證研究都受到支持，本研究也發現青少年之同儕支持是影響其權能感的重要因素，其中同儕支持對於人際權能影響更爲重要，再次強調了同儕對於青少年之影響性。因此，在有關青少年增強權能相關方案中，納入青少年同儕的元素仍有其必要性。

另外，青少年在人際方面的權能展現並非僅與他人維持共融關係，青少年也重視在人際中其個人之展現，兩者對青少年而言都是重要的人際溝通技巧。因此在納入同儕增強青少年權能的過程中，除了重視團隊合作與團體融洽，仍可以適時加入青少年個人分享、異己意見交流等方式突顯每位青少年的個別

性，藉由容納多元意見的支持氛圍建立，使青少年透過人際支持增強人際方面之權能。

（三）社會政治權能方面，應提升青少年社會政治參與平台之多元性與社會政治資源之可及性，另不能忽略成人在增強青少年社會政治權能的重要性。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在掌握社會政治資源的程度偏低，反映青少年欲表達聲音或主張權益時，可能找不到管道或不知如何運用資源，故需要強化社會政治參與知能的學習。另研究發現青少年之社會政治參與程度偏低，對青少年而言，參與或許不一定侷限在針對社會正義或社區問題所採取的行動，而應以更廣義的方式看待青少年的社會政治參與。青少年所在意的議題可能更爲豐富，參與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社會福利或教育機構未來在設置青少年參與之平台可以納入多元媒介與議題以吸引青少年之參與。

此外，家長與教師之支持有助於激發青少年對於社會政治改變之信念，並促進青少年掌握發聲或主張權益之管道。由此可見，增強青少年之權能，家長與教師亦爲重要推手，尤其在提供青少年社會政治方面資訊與知能上，家庭支持與教師支持在增強社會政治層面權能感上實屬重要。

美國非營利組織 Youth Empowerment Solution（YES!）的組織理念可作爲前述建議的範例之一。該組織提出的青少年增強權能策略強調「批判意識」、「技能發展」與「參與機會」三大重點。尤其在後兩者，該組織著力於青少年在議題蒐集、資源取得與溝通討論等知能與技巧的學習，也將工作焦點擴大到成人，促進成人對於青少年培力的態度與技巧，另以不斷擴大青少年發表與展現的舞台爲目標。說明除了培養青少年對於己身事物的敏感度外，有關社會政治資源的知能發展與管道充建亦爲青少年增強權能的焦點，另也將成人的角色納入增強權能策略中。

國內方面，富邦文教基金會所設計的青少年發聲網（Young Voice）是運用多元管道於青少年增強權能上的例子之一，其透過網路媒介鼓勵青少年對生活周遭的人、事、物主動關心並產生自己的想法；在議題選擇上，也讓青少年從自己最關注的議題作爲基礎，透過電影、照片或發行雜誌等方式鼓勵青少年表達自己。

三、研究限制與貢獻

在研究限制方面，首先，關於研究對象，本研究以新北市之學校爲對象，係考量新北市之樣本多樣性優勢，但在推論於其他地區仍有限制。另研究原欲採分層比例抽樣選出樣本學校，然因部分學校無法配合而轉爲立意抽樣，以能參與研究之學校進行施測；三鶯分區則因無能夠參與研究之高中職，最終樣本並無涵蓋三鶯分區之高中職青少年。年級屬性方面，因抽樣之高職經聯繫後皆表示無法配合研究，故最後高中職樣本之青少年來源皆爲公立高中，而未包含就讀高職之青少年。其二，筆者針對權能感量表進行因素分析後，「人際自我肯定」於調整題構面向後僅剩兩題，可能無法反映該構面之內涵與特質，也導致此構面的內部一致性較低。其三，於資料蒐集過程部分，國三與高三樣本適逢升學考試期，雖然筆者已避免於考前二個月、考後一個月內安排施測，然仍不排除受此事件影響問卷填答之品質。

儘管有上述限制，本研究爲第一個透過量化方法，獲得較大的樣本資料來探討青少年增強權能的研究。研究檢視其內涵與現況程度，進而提出青少年權能之優勢與待增強之處，初步描繪青少年增強權能之輪廓；並從國外相關理論與研究中整理與驗證青少年權能相關的因子，提供社工、師長或父母對於增強青少年權能可著力之處。此外，本研究嘗試跳脫過去對於青少年問題和病理的關注，改以積極正向觀點，希冀提供青少年實務工作新的視野，以利相關實務之後續發展。

附錄　青少年增強權能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		題項	因素負荷量	α 值
自我效能與內控	3	我對於自己所做的決定具有信心。	.750	.85
	1	我認爲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	.742	
	4	當我做計畫時，我有把握事情可以成功。	.738	
	2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733	
	5	只要我認爲可能的事，就可以做到。	.698	
	7	一旦設定目標，我會努力去達成。	.506	
	6	我能夠決定我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	.442	
	8	我能樂觀地面對挫折。	.404	
外在掌控力	9	我對生活感到無力。	.715	.74
	12	我通常感到孤獨。	.709	
	11	我認爲運氣不好造成我生命中的不幸。	.630	
	21	我覺得別人忽視我的存在。	.626	
	10	我自覺無法和有權力的人對抗。	.598	
	27	社會的現實狀況不是市井小民可以改變的。	.394	
人際溝通與技巧	15	我能夠清楚地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想法。	.680	.82
	14	我知道如何和別人維持良好的溝通。	.670	
	16	與別人有不同的意見時，我能夠溝通和協調。	.649	
	20	別人會重視我說的話。	.649	
	22	我可以說服別人接受我的建議。	.594	
	17	當我需要別人幫助時，我會向別人提出來。	.523	
人際自我肯定	19	當與別人意見不一致時，我可以保持心情的平靜。	.623	.47
	13	我有勇氣面對困難。	.515	
社會自我肯定	28	只要是對的事情，我敢向權威挑戰。	.653	.68
	18	我敢在公開場合表達與別人不同的意見。	.572	
	32	當人們遭遇不公平的社會對待時，我敢表達不滿的聲音。	.519	

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	33	如果要爭取自身的權益時，我知道可以找哪些人幫忙。	.828	.68
	34	如果需要向社會或政府表達自己的聲音時，我可以找到管道。	.797	
	23	我覺得自己可以改變所處的環境。	.292	
社會政治權能	25	人們如果團結起來，可以產生更大的社會力量。	.817	.80
	24	人們一起努力，可以改變社會的環境。	.796	
	26	採取行動就有可能解決社會問題。	.656	
社會政治行動	29	我願意參加集體行動來改善鄰里的問題。	.866	.82
	30	我願意參加集體行動來改善社會的問題。	.857	
	31	我願意爲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情挺身而出。	.691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Lukes, S. 著，林葦芸譯，2006，**權力—激進觀點**（台北：商周出版）。

王牧恩，2007，「印弱勢與非弱勢少年無力感之差異分析與相關因素探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白倩如，2012，「維權或充權—少年權益保障的實踐途徑」，**社區發展季刊**，第 139 期，頁 216-224。

石志偉，2006，「充權觀點在青少年服務中之實踐—以台北市爲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伊慶春，2016，「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三樣本（J3）第八波，青少年問卷（公共版）（C00272_3），**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028。

伊慶春，2017，「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九波，青少年問卷（公共版）（D00124_1）」，**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185。

宋麗玉，2006，「增強權能量表之發展與驗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10 卷第 2 期，頁 49-86。

徐建國，2004，「批判思考與公民教育」，**課程與教學季刊**，第 7 卷第 2 期，頁 25-35。

莊敦傑，2012，「青少年充權導向服務內涵與歷程探討—以台北都會區某少年服務中心爲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登閔，2011，「愛滋感染者權能增強因素之探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2005，「不同階段青少年之自我認同內容及危機探索之發展差異」，**中華心理學刊**，第 47 期第 3 卷，頁 249-268。

陳康怡、盧鐵龍，2010，**青年、隱蔽與網絡世界**（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陳荻卿，2000，「批判性思考教學策略運用在國小五年級社會科之實驗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毓文，2004，「少年憂鬱情緒的危險因素與保護因素之相關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17卷第4期，頁67-95。

葉大華，2009，「從客體到主體～如何運用倡議資源讓少年福利工作「轉大人」」。**社區發展季刊**，第 126 期，頁 48-60。

葉大華，2015，「轉大人指標大調查：你轉大人了嗎？」，發表於第一屆轉大人高峰會（台北：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主辦，8 月 23 日）。

趙維生，2003，「充權的概念探索：以青年工作爲例」，載於趙雨龍、黃昌榮、趙維生編著，**充權—新社會工作視界**（臺北市：五南）。

劉玉玲，2005，**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台北：揚智）。

賴雅琦，2001，「國中生對校園犯罪之被害恐懼感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鎮州，2003，「從青少年問題的本質探討未來青少年社會福利政策的可能出路」，**社區發展季刊**，第 103 期，頁 105-111。

英文書目

Barker, R. L. 2003. *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 5th ed.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Boehm, A., and Staples, L. 2004. “Empowerment: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sumers,”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vol. 85, no. 2, pp. 270~280.

Cargo, M., Grams, G. D., Ottoson, J. M., Ward, P., and Green, L. W. 2003. “Empowerment as Fostering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nd Citize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Behavior*, vol. 27, no. 1, pp. 66~79.

Chinman, M. J., and Linney, J. A. 1998. “Toward a Model of Adolescent EmpowEr-

m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vol. 18, no. 4, pp. 393~413.

Christens, B. D., and Peterson, N. A. 2012. "The Role of Empowerment in Youth Development: A Study of Sociopolitical Control as Mediator of Ecological Systems'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al Outcom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41, no. 5, pp. 623-635.

Cramm, J. M., Strating, M. M., Sonneveld, H. M., and Nieboer, A. P. 2013.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Quality of Life, Satisfaction with Care and Self-efficacy as Perceived by Adolescents with Diabet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6, no. 3, pp. 593~604.

Crocetti, E., Erentait , R., and Žukauskien , R. 2014. "Identity Styles,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43, no. 11, pp. 1818~1828.

Gutierrez, L. M. 1995. "Understanding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Does Consciousness Make a Difference?" *Social Work Research*, vol. 19, no. 4, pp.229~237.

Gutierrez, L. M., Parsons ,R.J., and Cox, E.O. 1998. *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Asourcebook*.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Gutierrez, L., Oh, H. J., and Gillmore, M. R. 2000.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em) Power (ment) for HIV/AIDS Prevention with Adolescent Women". *Sex Roles*, vol. 42, no. 7-8, pp. 581~611.

Henn, M., and Foard, N. 2014.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Young Peopl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Educational Factors on Youth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Britai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vol. 17, no. 3, pp. 360~380.

Holden, D. J., Crankshaw, E., Nimsch, C., Hinnant, L. W., and Hund, L. 2004.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Local Tobacco Control Groups on th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of Involved Youth," *Health Education and Behavior*, vol. 31, no. 5, pp. 615~628.

Hur, M. H. 2006. "Empowermen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xploring a Typology of the Process and Components Across Disciplines," *Journal of com-*

munity Psychology, vol. 34, no. 4, pp. 523.

Jennings, L. B., Parra-Medina, D. M., Hilfinger-Messias, D. K., and McLoughlin, K. 2006.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Youth Empowerment,"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 vol. 14, no. 1-2, pp. 31~55.

Lee, J. A. 1994, 2001. *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ck, J. E. 1994. "Power, Powerlessness, and Empowerment in Psychotherapy". *Psychiatry*, vol. 57, no. 2, pp. 178~198.

Monette, D. R., Sullivan, T. J., & DeJong, C. R. 2013.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A Tool for the Human Services*. Cengage Learning.

Morriss, P. 2006. "Steven Lukes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pp. 124~135.

Nota, L., Soresi, S., Ferrari, L., and Wehmeyer, M. L. 2011.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2, no. 2, pp. 245~266.

Ozer, E. J., and Schotland, M. 2011.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mong Urban Youth Measure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ship to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Health Education and Behavior*, vol. 38, no. 4, pp. 348~356.

Pancer, S. M., Pratt, M., Hunsberger, B., and Alisat, S. 2007.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Adolescence: What Distinguishes the Activists from the Uninvolved?"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35, no. 6, pp. 741~759.

Peterson, N. A., Peterson, C. H., Agre, L., Christens, B. D., and Morton, C. M. 2011. "Measuring Youth Empowerment: Validation of a Sociopolitical Control Scale for Youth in an Urban Community Context,"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39, no. 5, pp. 592~605.

Pinderhughes, E. B. 1983. "Empowerment for Our Clients and for Ourselves," *Social casework*, vol. 64, no. 6, pp. 331~338.

Rappaport, J. 1981. "In Praise of Paradox: A Social Policy of Empowerment over Preven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9, no. 1, pp.

1~25.

Rogers E. S., Chamberlin J., Ellison M. L., Crean T. 1997. "A Consumer-Constructed Scale to Measure Empowerment among Users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Psychiatric services*, vol. 48, no. 8, pp. 1043.

Rosenthal, S., Feiring, C., and Lewis, M. 1998. "Political Volunteering from Late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54, no. 3, pp. 477~493.

Russell, S. T., Muraco, A., Subramaniam, A., and Laub, C. 2009. "Youth Empowerment and High School Gay-straight Allianc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38, no. 7, pp. 891~903.

Song, L. Y. 2011. "The Extent and Correlates of the Utilisation of Empowerment Strategies: A Survey of Social Workers in the Field of Partner Viole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41, no. 6, pp. 1016-1037.

Song, L. Y. 201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Utilisation of Empowerment Strategies and Clients' Changes of Self in the Field of Intimate Partner Ab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er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45, no. 2, pp. 527~548.

Steinberg, L. 2005. "Autonomy," in L. Steinberged ed., *Adolescence,* 7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Wagaman, M. A. 2011. "Social Empathy as a Framework for Adolescent Empowerment,"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vol. 37, no. 3, pp. 278~293.

Walker, J. S., Thorne, E. K., Powers, L. E., and Gaonkar, R. 2010. "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the Empowerment of Youth Consumers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Journal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vol. 18, no. 1, pp. 51~59.

Wallerstein, N., and Sanchez-Merki, V. 1994. "Freirian Praxis in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Results from an Adolescent Prevention program,"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vol. 9, no. 1, pp. 105~118.

Wu, C. H., and Yao, G. 2006. "Analysis of Factorial Invariance Across Gender in

the Taiwan Version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40, no. 6, pp. 1259~1268.

Yip, K. S. 2012. *Pedagogy of Power, Oppression and Empowerment: a Chinese Cultural Articula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 Inc).

Zimmerman, M. 2000. "Empowerment Theory: 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s of Analysis," in Rappaport, J. and Seidman, 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The Extent and Correlates of Empowerment among Adolescents

Che-Cheng Chang
Mas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Li-Yu So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Adolescence is at the important stage of "into life". Cultivating autonomy is essential to this stage. However, the public usually views adolescents as problems, which makes it hard for them to express their own voices and demonstrate their own power.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xtent and correlates of empowerment among adolescents. The study samples include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New Taipei city, totaled 1319 participants. The result of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eight dimensions among the items. The level of empowerment among the participants was moderate. Participants had the highest power on the social-political aspect, with the external control power being the least.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lf-identity, critical thinking, peer support, and teacher support were the important correlates of empower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investigators recommended som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empowering adolescents.

Keywords:adolescent, empowerment, self-identify, critical thinking